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七十八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五百三十一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七十八

宋

皇帝

熙寧九年春正月下溪州降遂城之

續綱目作章惇招降五溪蠻遂城下溪州考宋史神宗紀熙寧九年正月下溪州刺史彭師晏降章惇傳不載其事蠻夷傳師晏為下溪州刺史章惇經制南北江湖北提刑李平招降師晏不言惇使再考惇傳惇自察訪使召還為三司使尋以鄧綰論出知湖州事在熙寧八年十月是下溪州降時惇並不在其地安得云惇招降五溪乎續綱目敘事不實多類

此今改輯

先是下溪州彭師晏襲州事師晏兄師綵殺其父仕羲師晏殺之事具前

尋進為刺史會章惇經制南北江湖北提刑李平招納師晏誓下州注見前尚蠻各以其地歸版籍至是師晏遂降下溪為誓主招納其誓下故師晏亦降詔築下溪州城賜名會溪戍以兵隸辰州出租賦同漢民師晏詣闕授禮賓副使于是五溪注見前皆平

二月以郭逵為安南招討使

欽康既陷得交人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今出兵欲相拯濟王安石見之恚怒自草勑牓諭之以天章閣待制趙卨為招討使宦者嘉州防禦使李憲為副將兵討之憲久在西北邊好論兵王韶之開熙河憲與有勞故用之既而卨與憲議事不合帝因問卨孰可代憲卨言逵老于邊事顧以為使而已副之帝從其言仍詔占城注見前占臘即真臘國在城南合擊交阯

秋七月御史中丞鄧綰有罪免

安石奸狀敗露始為神宗所憎厭忠賢已盡鄧綰恐其去而失勢上書為已恩澤小人態畢

呂惠卿既出知陳州張若濟獄（事具前）久不成王雱令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氏族畧練氏見姓苑建安多此姓）共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王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于陳惠卿以狀聞且訟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橫之末數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帝以狀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忿恚疽發背死帝頗厭安石所為綰慮安石去失勢乃上書言宜録安石子及婿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

觀不復知有羞恥安石登言當黜益自摘恩退已哀爲此表其公正仍出于自圖計非由衆之論也綰即以此毀介甫而安石亦不久罷免心勞日拙作僞果何益哉

綰爲國司直而爲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當黜之帝以綰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斥知虢州

八月罷粥祠廟

司農粥祠廟于民應天府閼伯高辛氏之子微子具見前廟閼伯在歸德府商邱之顛微子廟在歸德府城内一名象賢祠皆在粥中判官劉摯歎曰一至于此往見判府張方平曰獨不能爲朝廷言之耶方平矍然託摯爲奏曰閼伯遷商邱主祀炎

火閼伯為陶唐氏火正居商邱祀大火見左傳為國家盛德所来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亦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毀廟今日協忠廟在歸德府治西乃唐張廵許遠孤城死賊事具前能捍大患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所不為歲收微細實損國體乞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疏上帝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于斯使天下祠廟皆得罷粥

冬十月王安石免以吴充王珪同平章事馮京知樞密

院事

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

力請解機務帝益厭之乃以使相判江寧府尋改集

禧觀使安石既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深

悔為吕惠卿所誤也充子安持壻娶安石女而充心

不善安石所為數為帝言新法不便帝察充中立無

與及安石免遂相之充欲有所變革乞召司馬光吕

公著韓維蘇頌及薦孫覺李常程顥等數十人光自洛遣

書充曰自新法之行中外洶洶民困于煩苛迫于誅斂愁怨流離轉死溝壑日夜引領冀朝廷覺悟一變弊法今日救天下之急當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而息征伐之謀欲去此五者必先別利害開言路以悟人主之心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失今不治遂為痼疾矣充不能用

呂惠卿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無使上知及勿令齊年知之語京與安石同年生故云帝以安石為欺而賢京故召用之

十二月郭逵敗交阯兵于富良江一名瀘江在今安南國治北其上流即雲南之瀾滄江由普洱府流逕安南境會白鶴歸化等江遶迤以達于海李乾德降

逵次長沙先遣將復邕廉而自將西征至富良江壘

以精兵乘船逆戰官軍不能濟趙卨分遣將吏伐木治攻具機石如雨蠻船皆壞因設伏擊之斬首數千級其偽太子洪真李乾德懼遣使奉表詣軍門納款時官兵八萬人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富良江去其國不遠遠不敢渡得其廣源州注見前門州思浪州蘇茂州桄榔縣地俱在今安南國界而還羣臣稱賀詔以廣源為順州赦乾德罪治劉彝沈起開釁之罪安置隨秀州

已而李乾德遣使來貢表求所失州縣詔不許乾德尋歸所掠民乃以順州賜之其後定交阯界還其六

縣二州

詔宦者李憲節度秦鳳熙河諸軍

董戩將果莊先寇五年谷在鞏昌府洮州廳北復聚兵洮岷脇

新附羌多叛歸之帝遣內侍押班李憲乘驛往秦鳳

熙河措置邊事詔諸將皆受節制御史彭汝礪字器資鄱

陽人等極論其不可且言果莊之患小用憲之患大還

功不成其患小功成其患大章再上不聽

丁巳十年春二月王韶免

王韶將畧尚優故每戰克捷至矢石及帳而鼾睡自如或其指揮已定藉此以示鎮靜固不致有意外虞耳若漫無設施賊至而高卧不起其去束手就斃幾何

詔與王安石有隙且以勤兵遠畧歸曲朝廷帝亦不悦數以母老乞歸乃出知洪州韶鑿空開邊驟躋政地然用兵有機畧臨出師召諸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每戰必捷嘗夜卧帳中前部遇敵矢石已及呼聲振山谷侍者股栗而韶鼾息如自人服其量

秋七月河大決于澶州北黄河南北分流之始自開直河水勢增漲田廬盆壞至是大決于澶州曹村在今開州西南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滙于梁山張澤濼在兗州府壽張縣東南梁山下即古鉅野澤下流汶濟二水會而成濼宋時決河滙入其中綿亘數百里

後大河南渡歲久填淤遂成平陸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即古泗水注見前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即古濟水今自東平州北出曰鹽河流逕濟南府曰大清河又合小清河濟之南源也古謂之濼水又東北至武定府之利津縣入于海入于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壞田逾三十頃遣使修閉判大名府文彥博言臣前奏河勢變移漫流四散若不預為經制必溢魏博恩澶之境而都水漫無施設但希省費之賞未嘗增修堤岸今者果大決溢此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　考續綱目載文彥博奏探節不明今依河渠志改輯明年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平

九月河南邵雍卒

雍天性高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溫厚不見圭角時新法行吏牽廹不可為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或貽書訪之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耶程顥嘗與議論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絶人遇事能前知程顥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富弼司馬光呂公著雅敬雍雍名所居曰安樂窩時遊城中乘小軒一人挽之士大夫識其車音爭相迎候或留信宿去好事者別作室以待其至謂之行窩安樂窩在洛陽縣天津橋南及卒顥為墓銘稱其學純一不雜汪

洋浩大就其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所著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答傳于世元祐中賜謚康節）

冬十一月遼魏王耶律伊遜殺其君之子濬

濬幼好學善騎射既立為太子兼北南院樞密使時耶律伊遜擅政構害宣懿皇后而立其黨蕭錫默（舊作霞林今改）之妹為后遂欲害濬會護衛蕭和克（字阿斯里斯和克舊作忽古阿斯里斯舊作阿斯憐今改）知伊遜姦狀伏橋下欲殺之適暴雨橋壞所謀不遂乃下獄濬亦以母故有憂色

副點檢蕭錫沙穆爾古納部人錫沙舊作十三穆爾古納舊作戍古乃今改謂伊遜曰臣民心屬太子一旦若立吾輩措身何地伊遜然之乃陰令護衛耶律札喇舊作查剌今改誣告都宮使耶律蔭喇字董隱南院大王穆哩庫之孫薩喇舊作撒剌穆哩庫舊作磨魯古今改及和克舊作忽古今改等謀廢立按驗無狀而罷既而伊遜復令蕭額都溫國舅少父房之後舊作訛都斡今改等誣首札喇前告非妄遼主命伊遜及張孝傑建州永霸縣人續綱目作耶律孝傑今依遼史改等鞫治薩喇等誣服皆殺之而幽濬于別室濬具陳枉狀

屬耶律延格（字善寧時為北面林牙舊作燕哥今改）辨之延格伊遜黨也因易其言為欵伏遼主廢濬為庶人徙上京伊遜遣其私人蕭達和克（舊作達魯古今改）等夜引力士殺之（詐云疾薨）遼主命有司葬于龍門山（在今宣化府赤城縣北）既而伊遜復陰遣人殺濬妃蕭氏（遼主後知其寃悔恨無及追謚濬曰昭懷太子）

同知太常禮院張載卒

載自崇文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編簡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

未嘗須臾息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弊也故其學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黜怪妄辨鬼神其家婚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又論定井田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呂大防薦之召同知太常禮院以疾歸而卒世稱横渠先生所著正蒙西銘等書行于世

戊午元豐元年春閏正月曾孝寬罷以孫固字和父鄭州管城人同知樞密院事

初固與王安石議新法不合出知真定至是帝思其先見召用之

夏六月癸夘朔日食

秋九月以呂公著薛向同知樞密院事

帝臨御日久羣臣憚上威嚴莫敢進規公著在翰林每因事獻納帝深敬之故有是命嘗以釋老之事語公著公著問曰堯

舜知此適予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難知此向惟以知人安民為難所以為堯舜也帝默然向

幹局絶人尤善商財計筭無遺策然而能不病民王安石方尚功利從中主之故益得展奮由文俗吏得大用

議復肉刑

帝初即位韓絳嘗布建議復肉刑至是復召輔臣議吕公著曰後世禮教未備而刑獄繁肉刑不可復將有踊貴屨賤之譏王珪欲取死囚試劓刖之公著曰

不可刖而不死則此法遂行矣議遂寢

冬十二月復置大理獄

帝以國初廢大理獄非是又開封囚猥多乃命復置

己未二年春二月召程顥判武學旣而罷之

顥旬知扶溝縣法見前召判武學命下數日李定何正

臣字君表新淦人劾其學術迂闊趨向僻異且新法之初首

為異論復罷之呂公著上疏言方朝廷修改法度之

初凡在朝野孰無議論陛下兼包豈悉記錄而小人

賊害指目未已如顥者陛下早自知之其立身行已素有本末昔在言路時有論列皆辭章忠厚不失臣子之體無所除武學亦未為仕宦要津而小人斷斷必以為不可者直欲深梗正路其所指意非特一二人而已疏奏不納顥竟歸故官

夏五月元絳罷以蔡確字持正泉州晉江人參知政事

確善觀人主意與時上下以王安石薦再調監察御史因為之用知帝已厭安石即論安石乘馬入宣德

獄確劾罷他人而即居其位以蔦賊之性濟其覬覦之私視槊

門與衛士競以買直文彥博言濬川杷非濬河之具帝遣知制誥熊本行視以文彥博言為是確遂論本附彥博本坐罷確因代其職改外諫院判司農事覬欲得臺端因論中丞鄧潤甫（字溫伯建昌人）御史上官均（字彥衡邵武人）按獄失實潤甫均皆罷而確得中丞猶領司農凡常平免役之法皆成其手會太學生虞蕃訟博士受賄確深探其獄連引朝士自翰林學士許將（字沖元福州閩人）及元絳子耆寧以下皆逮繫遂劾絳為子有所

人而奪之位罪又甚焉確小人之尤固無足深責乃神宗兩予其跡劾即去其人而以其位授之一之為甚乃至再三不亦惜乎

屬請出知亳州確遂代其位確自諫院為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叱罵而確自以為得計也吳充數為帝言新法不便欲稍去甚者確曰曹參與蕭何有隙至代為相一遵何約束今陛下所自建立豈容一人挾怨而壞之法遂不變絳工于文辭而無特操仕已顯猶謂遲時論鄙之

之

秋八月許二史左右史直前奏事

修起居注王存字正仲潤州丹陽人乞復唐貞觀二世之職執筆隨宰相入殿帝是其言又故事左右史雖日侍立而

欲奏事必稟中書候旨存與同修起居注王安禮字和甫安石弟因對及之乃詔許直前著為令

下知湖州蘇軾獄尋貶為黄州團練副使考蘇軾詩集元豐二年八月十八日赴臺獄有寄弟轍詩十二月二十八日恩責黄州又有詩月日甚明續綱目因兼書軾貶乃并軾下獄俱係于十月後非是今改書于八月仍兼書貶而加尋字以别之

軾自徙湖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托諷庶有益于國中丞李定御史舒亶字信道明州慈谿人摘其語以為侮慢因論軾自熙寜以來作為文章怨

謗君父交通戚里謂駙馬都尉王詵字晉卿開封人尚英宗女魏國公逮軾赴臺獄詔定與知諫院張璪御史何正臣舒亶等雜治定等媒蘖以為誹謗時事鍛鍊久之且多引名士欲寘之死太皇太后方違豫聞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為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捃至于詩其過微矣宜熟察之帝曰謹受教吳充申救甚力帝亦憐之會同修起居注王安禮從容白帝曰自古大度之君不

以言語罪人軾以才自奮謂爵祿可立取顧錄錄如此其心不能無觖望今一旦致于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譴也行為卿貰之第去勿漏言軾方賈怨于衆恐言者緣以害卿也王珪復舉軾咏檜詩曰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以為不臣帝曰彼自咏檜爾何預朕事已而獄具軾遂得輕比舒亶又言駙馬都尉王詵輩公為朋比如盛僑周邠固不足論若司馬光張方平范鎮陳襄劉摯

皆畧能誦說先王之言而所懷如此可置而不誅乎

帝不從但貶軾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弟轍及王

詵皆坐謫貶張方平司馬光范鎮等二十二人俱罰

銅 初鮮于侁為京東轉運使以王安石呂惠卿當國正人不得立朝嘆曰吾有薦舉之權而所列非賢恥也遂舉劉摯李常蘇軾蘇轍劉攽范祖禹等及知揚州會軾自湖赴獄親朋皆絕與交道出廣陵侁往見之臺吏不許通或曰公與軾相知久其所往來文字書問宜焚之勿留不然且獲罪侁曰欺君負友吾不忍為以忠義分譴則所願也至是以舉吏累謫主管西京御史臺軾既貶居黃州三年帝手札移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願居常州許之至哲宗即位始復軾朝奉郎知登州尋召還朝事在元豐八年 劉攽字貢

父敞之弟范祖禹字淳甫一字夢得鎮從孫

冬十月太皇太后曹氏崩

帝事太后極誠孝后亦慈愛天至故事外家男子毋得入謁帝以后春秋高數請召弟佾入見久之乃許及見少頃后謂佾曰此非汝所當得留輒遣出　曹佾字公伯彬之孫

帝嘗有意于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太后白其事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杖士卒精乎帝曰固已辦之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繫未易以言苟可取

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

庚申三年春正月遼出耶律伊遜于興中府注見前

伊遜又欲害太子濬之子延禧時年六歲因言宋魏王和囉格字阿尼雅興宗第二子和囉格舊作和魯斡阿尼雅舊作阿輦今改之子淳可為儲嗣羣臣畏伊遜莫敢言北院宣徽使蕭烏納一名托卜嘉字特默六院部人烏納舊作兀納托卜嘉舊作撻不也特默舊作特免今改伊勒希巴遼官名掌刑獄舊作夷離畢今改蕭托輝烏庫哩宰相恰特六世孫托輝書作陶隗烏庫哩舊作烏古鄰恰特舊作轄特今改諫曰舍嫡不立是以國與人也遼主未決會獵于

黑山方輿紀要在朶顏衛東朶顏今喀喇沁地見危從官屬多隨伊遜後始惡其專遂改知南院大王遼初分塔喇領勒金爲北南院大王領勒金統軍馬大官塔喇勒金舊作迭刺夷離董今改事伊遜入謝遼主即日出之興中府其黨多黜遂封延禧梁王爲設旗鼓蘇拉六人以護衛之遼軍制有蘇拉司此掌旗鼓者也蘇拉舊作拽刺今改

以章惇參知政事三月吳充罷

充欲有所爲每爲王珪蔡確所沮諫官張璪論充與郭逵書止其進兵故安南無功充既遭同列困毀素病瘤積憂畏疾益侵

遂罷為西太乙宮使踰月卒充為相務安靜心正而力不足知不可為不能勇退為世所譏

葬慈聖光獻皇后

夏四月瀘州夷復叛詔邊將討之

初烏蠻有二酋曰晏子箇恕熊本既平柯陰事具前并招納之晏子尋死箇恕授知歸徠州即柯陰廢縣改置其子乞弟授蕃部巡檢會羅苟夷叛犯納溪宋縣今屬瀘州詔涇原副總管韓存寶擊之存寶檄乞弟掎角遂平羣蠻

兵罷未幾乞弟帥步騎六千至江安城下責隨縣今屬瀘州

賞都監王宣以賄召之且與盟乞弟以爲畏已益悖

慢至是以衆攻熟夷宣往救之一軍皆没朝廷驛召

存寶授方畧使統軍進討存寶怯懦不敢進明年存

寶坐逗遛棄市以環慶副總管林廣萊州人代將乞弟

請降帝不許督廣進師廣擊敗乞弟斬首二千級乞

弟遁廣帥兵深入叢箐雨雪汱旬士卒死者不可勝

計窮追過鴉飛不到山在江安縣西南次歸倈州竟不得乞

第而還後乞第無所依往來羣蠻間遂死

六月詔中書詳定官制

國初承唐制三省無專職臺省寺監亦無定員類以他官主判三省長官不預朝政六曹不釐本務給舍不領本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記注司諫正言非特旨供職亦不任諫諍其官人受授之別有官有職有差遣其次有階有勳有爵叙位著職以待文學之選差遣以治內外之事而官但以寓祿秩而已故仕者

階以臺閣禁從為顯官以差遣要劇為貴途而官之遲速階勳爵邑之有無皆非所計議者多以正名為請帝慨然欲更其制乃置詳官制局于中書命翰林學士張璪樞密副承旨張誠一領之

詔秘書監劉几（字伯壽温叟孫）等定雅樂

帝自即位于禮樂之事未遑制作至是詔徵致仕秘書監劉几議樂侍郎范鎮參考几請知禮院楊傑（字次公無為軍人）同議先是傑言

（曰歌不永言聲不永律不和聲二曰）

八音不諧鍾磬闕四清聲三曰金石奪倫四曰舞不象成五曰樂失節奏六曰祭祀享無分樂之序七曰鄭聲亂雅并上十二均圖帝以其圖說下鎮凡參定凡言律主于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儒者泥古致詳于形名度數而不知清濁輕重之用故求于器雖合考于聲則不諧乃即舊樂仁宗時李照樂而增以四清聲鍾磬十六十二為本聲四為應聲本聲重大應聲輕清故曰四清聲李照不用凡增之下王朴樂二律朴樂聲高歌者難逐故四清聲置而不用今下二律則四清聲皆用而諧協且請追考成周分樂之序凡以周禮大樂正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大蔟為徵姑洗為羽圜鍾者夾鍾

也今明堂景靈宮降天神之樂宜以夾鍾為宮用其均宮聲為始終其黃鍾為角則用黃鍾均以其角聲為始終太蔟為徵則用太蔟均以其徵聲為始終姑洗為羽則用姑洗均以其羽聲為始終祭地祇享宗廟皆視此均法辨正二舞文舞武舞容節傑議同而鎮欲求一稃二米真黍以律生尺改修鍾量廢四清聲詔悉從几傑議樂成第加恩賚鎮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預焉復上疏論之不報

秋七月彗出太微垣注見前詔羣臣直言闕失

王安禮應詔上疏曰人事失于下變象見于上陛下

一指翳目弗見泰華神宗此語非不明壅障之患者乃知王珪之佞而不能除知安石之忠而不能用非惑于壅蔽而何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神宗之謂矣

有仁民愛物之心而澤不下究意者左右大臣是非好惡不遵詭道秉權射利者用力殫于溝瘠取利究于園夫足以干陰陽而召星變願察近臣之行杜邪枉之門至于祈禳小數貶損舊章恐非所以應天者帝覽疏嘉嘆諭之曰王珪欲使卿條具朕嘗謂不應沮格人言以自壅障今以一指敝目雖泰華在前弗之見近習敝其君何以異此卿當益自信遂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

三省無專職六曹不釐本務誠非循名責實之道然不過申令各供其事無負設官分職之本意而已空名固無害治理奇祿又何補竊此予徒事紛更而無適于用且使羣小得逞私意以作奸神宗老事而不能要大率類此

九月定百官寄祿格

官制成下詔行之凡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雜取唐及宋初舊制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將仕郎定為二十四階如領侍中中書令同平章事者易以開府儀同三司領左右僕射者易以特進自是以下遞易有差因以寄祿議者又欲罷樞密院歸兵部帝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專命官以統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遂止帝嘗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兩用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王珪蔡確相顧失色珪憂甚不知所出確曰上久欲收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之因爲俞充帥慶使上平西夏策其意以為既用兵深入必不

召光雖召狩不至已而光果不名　俞充字公達明州鄞人

以馮京爲樞密使薛向孫固吕公著爲副使向尋免

向既在政地養威持重同列質以西北事多黙不對

會詔民畜馬向既奏命詳知民不便欲改議御史舒

亶論其反覆無大臣體斥知潁州

冬十一月己丑朔日食

辛酉四年春正月馮京罷以孫固知樞密院事吕公著韓

縝同知院事

京再執政初與王安石不合後為呂惠卿所傾中立不倚人服其操宋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三人王曾宋庠為名宰相京為名執政不愧科名云

三月章惇有罪免以張璪參知政事

朱服字行中湖州烏程人為御史惇密使客達意于服為服所白惇父俞又彊占民田民遮訴惇惇繫之開封府事併聞遂免知蔡州

夏四月築河隄自大名至于瀛州

治水之法貴在因時制宜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師禹者當師其意而不師其迹況河流遷徙不常宋世洪濱已非復夏后導河形勢必孳孳以復禹舊迹為說何異刻舟求劍乎

先是河決澶州北外都水監丞陳祐甫議修禹河故迹請先遣使相視祐甫以商胡橫隴故道地勢高平土性疏惡皆不可復復亦不能持久惟禹故瀆在大伾大行之間地卑而勢固故秘閣校理李垂與今知深州孫民先同河北漕臣自王供埽按視迹從之至是河復大決于州之小吳埽詔都于海口水監丞李立之經畫以聞帝謂輔臣曰河之為患久矣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夫水之趨下乃其性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已而立之言河流自乾寧軍至㑪地口入海宜在今天津府靜海縣東北

自北京至瀛州分立東西堤五十九埽詔從之立之在熙寧初已主立堤至是竟行其言胡渭曰自商胡決後二十一歲為熙寧二年導東流而北流閉又十二歲為元豐四年河復北流至紹聖初又閉後元符二年東流斷絶河竟北流

五月夏人幽其主秉常秋七月詔李憲會陝西河東五路之師討之

知慶州俞充知帝有用兵意屢請西伐又言諜報云夏將李清本秦人說秉常以河南地來歸秉常母梁

氏知之遂誅清奪秉常政而幽之宜興師問罪此千載一時也帝然之遂詔熙河經制李憲等大舉征夏召鄜延副總管种諤入對諤至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往持其臂以來耳帝壯之乃決意西伐方議出師孫固諫曰舉兵易解禍難不可帝曰夏有釁不取則為遼人所有不可失也固曰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帝笑曰此眞酈生之說爾時執政有言使甾直渡河不可留行固曰

然則孰為陛下任此者帝曰朕已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而使宦者為之則士大夫孰肯為用帝不說他日固又曰今五路進師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為亂帝諭以無其人呂公著進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既無其人曷若已之固曰公著言是也帝不聽竟命李憲出熙河种諤出鄜延高遵裕（字公綽瓊之孫）出環慶劉昌祚（字子京眞定人）出涇原王中正（宦者開封人）出河東分道並進又詔吐蕃首領董戩集兵會伐

詔定選格

太祖設官分職多襲五代之制凡入仕有貢舉奏蔭攝署流外從軍五等吏部銓惟注擬州縣官幕職文臣少卿監以上中書主之京朝官則審官院主之武臣刺史副率以上內職樞密院主之使臣則三班院主之帝自即位欲更制度以王安石議置審官東西院事具前于是典選之職分而為四文選曰審官東院曰流內銓武選曰審官西院曰三班院又詔內外官司舉官悉罷命廷臣議選格

遂定銓注之法悉歸選部而左右選分焉審官東院為尚書左選流内銓為侍郎左選審官西院為尚書右選三班院為侍郎右選舊制中書有堂選與百司郡縣奏舉皆不隸于有司王安石在中書欲罷堂選曾公亮不可而止至是既罷内外長吏舉官法堂選亦廢

九月李憲復蘭州

憲總熙秦七軍及棟戩兵三萬敗夏人于西市新城在蘭州臯蘭縣東南復襲女遮谷在臯蘭縣東破之遂復古蘭州城

之請建為帥府既而种諤克米脂城宋砦今為縣屬綏德州高遵裕復清遠軍注見前王中正以河東兵入宥州中正率兵至麟州度無定河循水北行地皆沙濕士馬多陷沒糗糧不能繼又恥無功遂入于宥州時夏人棄城走河北城中遺民百餘中正遂屠之掠其牛馬以充食無定河水出榆林府邊外流逕米脂縣綏德州又東南至清澗縣入黄河即古奢延水以潰沙急流深淺不定故名

冬十一月癸未朔日食

高遵裕等兵潰李憲不至靈州而還

劉昌祚率蕃漢兵五萬受遵裕節制命兩路合軍以

進既入境環慶兵不至昌祚次瑪伊克隘在靈州南舊作磨哆今改遇夏衆十萬扼險破之遂薄靈州城兵幾入門遵裕嫉其功馳使止之昌祚安祚接甲不敢進遵裕至圍城十八日不能下夏人決黃河七級渠在靈州南以灌營復抄絕餉道士卒凍溺死遂潰而還餘軍纔萬三千而已夏人躡之復敗馬昌祚亦還涇原种諤留千人守米脂而自帥大衆進攻銀石夏州遂破石堡城在榆林府榆林縣南進至夏州駐軍索家平在榆林府懷遠縣故夏州南會

大校劉歸仁以衆潰而軍食又乏復値大雪乃引還死者不可勝計入塞者僅三萬人王中正自宥州行至柰王井（在廢宥州西）糧盡士卒死者二萬人亦引還初詔憲帥五路兵直趨興靈憲總師東上營于天都山下（在平涼府固原州西北）焚夏之南牟内殿并其館庫追襲其統軍日木多凌丹（舊作仁多唛丁今改）敗之次於葫蘆河（即蔚茹水）遂班師時諸路兵皆至靈州獨憲不至（注見前）

壬戌 五年春正月貶高遵裕等官以李憲爲涇原經畧安

撫制置使

初夏人聞朝廷大舉梁氏問策于廷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于靈夏而遣輕騎抄絶其餽運可不戰而困也梁氏從之師卒無功而還帝曰朕始以孫固言為迂今悔無及矣至是討敗師罪高遵裕責授郢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种諤王中正劉昌祚並降官憲欲以開蘭會〈今鞏昌府靖遠縣本唐會州後沒吐番宋初屬夏後收復〉邀功弭責孫固曰兵法後

期者斬況諸路皆至憲獨不行不可赦帝以憲有功但令詰其擅還之由憲以饋餉不接為辭釋弗誅憲復上再舉之策詔以為涇原經畧安撫制置使知蘭州

夏四月壬子朔日食

御史中丞舒亶有罪免

亶舉劾多私氣焰熏灼見者側目至是坐詐為録目奪兩秩勒停遠近稱快

以王珪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章惇為門下侍郎張璪為中書侍郎蒲宗孟為尚書左丞王安禮為尚書右丞

官制成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左右僕射參知政事為門下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初議官制蓋倣唐六典事無大小並中書取旨門下審復尚書受而行之三省分班奏事並歸中書確說珪曰公久在相位必得中書令珪信不疑確乃言于帝曰三省長官位

西夏之罪浮于淮蔡延臣乃無一人效裴度贊成謀畫者且謂諸將非有光顏朔比其憚于行師沮撓不遺餘力宜神宗有不出公卿而出于閹寺之誚也公

高不須置令但令左右僕射分兼兩省侍郎足矣帝以為然故確名為次相實顓大政珪以左僕射兼門下拱手而已確既相屢興羅織之獄縉紳士大夫重足而立富弼在洛上書確小人不宜大用帝不從帝嘗語輔臣有無人才之嘆宗孟率爾對曰人才半為司馬光邪說所壞帝不語直視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邪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唯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孟慚懼無以為容時李憲乞再舉伐夏帝以訪輔臣王珪對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今捐錢鈔五百萬緡以供軍食有餘矣安禮曰鈔不可啖必變而為錢錢又變為芻粟今距出征之期纔兩月安能集事帝曰李憲以已有備彼宦者能如是卿等獨無意乎唐平淮蔡唯裴度謀議與主同今乃不出公卿

卿既無足與謀轉以閹寺能盡心而任之國事未有不日壞者明崇禎之亡國正復坐此然其時之公卿亦足見無一有人心者矣

而出于閹寺朕甚恥之安禮曰淮西三州爾有裴度之誅李光顏李愬之將然猶引天下之兵力歷歲而後定今夏氏之彊非淮蔡比岀才非度匹諸將非有光顏愬輩臣懼無以副聖志也

以曾鞏為中書舍人

鞏能文章為歐陽修所重帝深知其才命充史館修撰專典史事至是命為中書舍人時自三省百職事選授一新除書日至十數人人舉其職鞏所製訓辭典約而盡未幾卒鞏嘗通判越州歷襄州洪州所至皆有聲績呂公著嘗言于帝曰鞏為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

呂公著罷

公著以興兵討西夏秦晉民大困數白其害不從引疾求去出知定州

秋八月給事中徐禧（字德占洪州分寧人）護兵城永樂（注見前）

种諤西討不如志知延州沈括欲盡城橫山（注見前）下瞰平夏（注亦見前）使虜不得絕磧為寇諤遂上其策于朝且言興功當自銀州始帝以為然遣給事中徐禧內侍李舜舉（開封人）往鄜延議之舜舉退詣執政王珪迎謂

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宜供禁廷灑掃之職耳豈可當將帥之任邪聞者代珪發憝禧至鄜延工言銀州雖據明堂川（在米脂縣西北即古榆谿今亦謂之西河其源出榆林府邊外下流入無定河）無定河之會而故城東南已爲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謂黄河）不如永樂之形勢險阨請先城永樂永樂依山無水泉种諤極言其不可帝從禧議乃詔禧

不鼓不成列宋
衆已誤于前徐
禧不鑒覆車之
轍斯引以為証

護諸將往城之而命括移府並塞總兵為援陜西轉運判官李稷主饋餉禧以謂錢穀銀絹不可勝計事聞帝臨往築十四日而成賜名銀川砦禧等退還米脂以兵萬人屬曲珍字君玉隴幹人守之

九月夏人陷永樂徐禧等敗死

禧等既城去九日夏人以數千騎來攻曲珍使報禧禧遂與李舜舉李稷往援之沈括守米脂比抵永樂夏人傾國而至大將高永能字君舉青澗人請及其未陳擊

惡莫甚焉然其卒為此語非將輕走寡謀其志其謀非已出且後又不能曲珍半濟之計以致喪敗禧雖死有餘罪矣

之禧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執刀自率士卒拒戰夏人益衆進薄城下珍兵陳于水際將士皆有懼色珍白禧曰今衆心已搖不可戰戰必敗請收兵入城禧曰君為大將奈何遇敵先自退邪乃以七萬人陳于城下夏人縱鐵騎渡河珍曰此鐵鷂子軍也當其半濟擊之乃可以逞得地則其鋒不可當也禧不從鐵騎既濟震蕩衝突大衆繼之珍餘卒敗奔還蹂後陳夏人乘之珍衆大潰珍收餘衆入城夏人圍之厚

數里且據其水砦珍士卒晝夜血戰城中乏水已數日掘井不及泉渴死者十六七括與李憲援兵及饋餉皆為夏人所隔不得前种諤怨禧不遣救師城中大急會夜半大雨夏人環城急攻城遂陷禧舜舉稷永能皆為亂兵所害惟珍裸跣走免將校死者數百人喪士卒役夫二十餘萬夏人耀兵米脂城下而還自熙寧以來用兵得夏葭蘆（注見前）吳堡（宋砦金為縣屬葭州）義合（本夏人砦宋收復故城在今綏德州東）米脂浮圖塞門（注俱見前）六城而

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羌義堡死者六十萬人錢穀銀絹不可勝計事聞帝臨朝痛悼為之不食贈禧等官而貶括為均州團練副使隨州安置降珍為皇城使

自靈武之敗秦晉困竭天下企望息兵而括詔進攻取之策禧素以邊事自任狂謀輕敵遂致覆敗自是帝始知邊臣不可倚信深自悔咎無意于西伐而夏人亦困弊矣初帝之遣禧也王安禮諫曰禧志大才疎必誤國事帝不聽及敗帝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獄蓋為是也

癸亥六年春二月夏人寇蘭州貶李憲為熙河都總管

夏人數十萬圍蘭州已奪兩關門鈐轄王文郁字周卿麟

州新秦人夜集死士七百餘人縋城擊走之未幾夏人分道入寇亦多為諸路所敗中丞劉摯言熙河經畧使李憲貪功生事一出欺罔避興靈會師之期頓兵以城蘭州遺患至今詔貶憲為熙河安撫經畧都總管

夏四月遼大雪

平地丈餘馬死者十六七

閏六月夏人復來修貢

夏人亦弊于兵西南都統芃錫克額木齊舊作昂星

嵬名濟今改移書示涇原劉昌祚乞通好如初昌祚

以聞帝諭昌祚答之及入寇屢敗國用益竭乃遣

默爾根密克滿奇雅舊作謨箇咩遣乞遇今改來上表帝許之

復詔陝西河東經畧司其新復城砦假循毋出二

三里夏之歲賜悉如其舊未幾夏主上書乞還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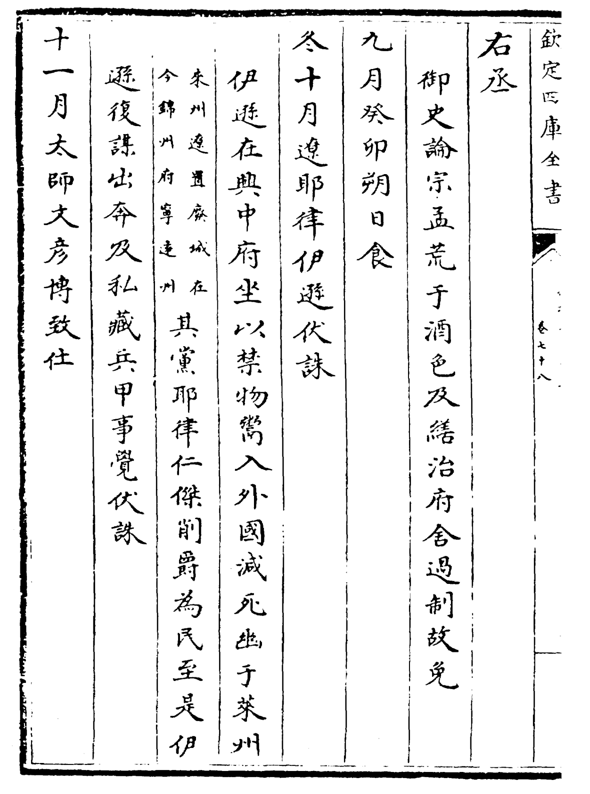
疆帝不許

司徒韓公富弼卒謚文忠

弼早有公輔之望名聞夷狄遼使每至必問其出處

安否臨事周悉不萬全不發當其敢言奮不顧身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斯須未嘗忘朝廷及卒贈太尉弼遺表畧云陛下即位之初邪臣納説上誤聰明浸成禍患今工自輔臣下及多士畏禍因利習成敝風去年永樂之役兵民死亡者數十萬今久戍未解百姓困窮豈龔遇肥敗不思救禍之時于天地至仁寧與羌夷校勝負願休兵息民使關陝之間稍遂生理兼陝西河東保甲州縣奉行勢併星火人情惶駭不若寢罷以綏懷之臣之所陳急于済事若夫要道則在聖心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辨而

秋八月蒲宗孟免以王安禮李清臣字邦直魏人為尚書左



右丞
御史諭宗孟荒于酒色及繕治府舍過制故免
九月癸卯朔日食
冬十月遼耶律伊遜伏誅
伊遜在興中府坐以禁物鬻入外國減死幽于萊州（萊州遼置廢城在今錦州府寧遠州）其黨耶律仁傑削爵為民至是伊遜復謀出奔及私藏兵甲事覺伏誅
十一月太師文彥博致仕

宋時幅員最狹東西或可得六

彥博自河南入朝帝嘉其輔立英宗而不代其功加兩鎮節度使將行賜燕瓊林苑兩遣中使遺詩祖道當世榮之至是請老以太師致仕彥博之在河南也與富弼等用白居易故事就弼第置酒相樂尚齒不尚官洛陽多名園古刹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都人常隨觀之已而圖形妙覺僧舍謂之洛陽耆英會司馬光年未六十以狄兼謨故事與焉 白居易故事居易在洛稱香山居士與胡杲等九人為尚齒會人繪為九老圖狄兼謨年未七十

十二月戶部獻今歲民數

時天下凡二十三路東南際海西盡巴僰北極三關

千四百餘里若以南北計則燕雲十六州並入遼地交趾六詔皆未入版圖所謂北極三關則今之霸州雄縣高陽其南瞭酒則今之瓊州崖州以相距道里計之尚不足萬里安得如史所云一萬一千六百餘里之多蓋當時記載未免將事鋪張不足

東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萬一千六百二十里

天下主客戶一千七百二十一萬一千七百一十三

甲子 七年春正月夏人大舉寇蘭州

初李憲以夏人數至蘭州河外而翱翔不進意必大舉乃增城守之備至是果大舉入寇步騎號八十萬圍蘭州意在必取晉衆急攻矢如雨雹雲梯革洞百道並進凡十晝夜不克糧盡引去尋復寇延州順德軍前注見定西城宋砦祭城在今秦州西北及熙河諸砦

為設害也

荀揚大醇小疵已無當于聖人之道況雄臣莽斯莽尤為名教罪人乃亦從祀廟廷何以飭祀典而示臣鑑耶

夏五月詔以孟軻配食孔子

先是判國子監常秩（字夷甫穎州頴陰人）請立孟軻揚雄像于廟庭仍賜爵號又請追尊孔子為帝下兩制禮官詳議以為非是止知鄆州曾孝寬復請加封孟子乃詔封為鄒國公至是復詔孟子與顏子並配孔子（又追封荀況為蘭陵伯揚雄為成都伯韓愈為昌黎伯從祀廟廷）

冬十二月端明殿學士司馬光上資治通鑑

初光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以進英宗

悅之命續其事就崇文殿開局許自選官屬得借龍圖天章三館秘閣書籍給御府筆墨繒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內臣為承受光遂與劉攽劉恕范祖禹及子康（字公純）編集（史記前後漢屬攽三國迄隋屬恕唐及五代屬祖禹）帝即位賜名資治通鑑製序文賜之會光出知永興軍以衰病乞閒乃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前後六任聽以書局自隨光于是徧閱舊史旁采小說抉摘幽隱較計毫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

終五代又畧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為目録又參考羣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為考異合三百五十四卷歴十九年而成至是工之詔以光為資政殿學士降詔奬諭

乙丑八年春正月帝有疾三月詔立延安郡王傭帝第六子為皇太子賜名煦皇太后權同聽政

帝疾甚羣臣請立皇太子及請皇太后高氏權同聽政許之三月甲午朔立傭為皇太子賜名煦先是岐

中人內侍安得有妻且十歲兒袍宮中豈不能製史家不過欲頌太后撫幼帝之美而不覺其言之過甚而謬矣

王顥嘉王頵英宗第四子日問起居太后既垂簾命二王毋輒入且陰敕中人梁惟簡妻製十歲兒一黃袍懷以來蓋密為踐阼倉卒備也初太子之未立也職方員外郎邢恕與蔡確成謀密語太后之姪高公繪公紀曰上疾不可諱延安幼冲宜早有定論岐嘉皆賢王也公繪驚曰此何言君欲禍吾家邪恕知計不行反宣言太后與岐王而與王珪表裏尊確約珪入問疾陽鈞致珪語使知開封府蔡京使劍士于外須珪小持異則執而誅之既而珪言上自有子定議立延安恕益無所施反太子立猶與確自謂有定策功傳播其語于朝邢恕字和叔鄭州陽武人蔡京字元長興化仙遊人

帝崩太子即位是為哲宗赦

遵裕以失律論
免其不宜復用
人盡知之蔡確
枉道求媚不自
知其可鄙宣仁
不以私恩廢公

太子時年十歲既即位皇太后同聽政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德妃朱氏曰皇

太妃帝生母開封人

太皇太后既聽政散遣修京城役夫止造軍器及禁

庭工技出近侍尤無狀者戒中外無苛斂寛民間保

戶馬事由中旨王珪等弗預知也蔡確思求媚于太

后以自固太后從父高遵裕坐西京失律抵罪因上

言乞復遵裕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

義實為遠于大體惜僅以正言斥之而未明正其罪使小人知所警惕也

中夜得報起環榻而行徹旦不能寐自是驚悸馴致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未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乎確悚慄而退

罷京城邏卒及免行錢廢濬河司蠲逋賦

尋詔寛民力有司或致廢格者監察御史糾劾之

司馬光自洛入臨夏五月詔求直言

光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女子亦知其為君實也神宗崩光欲

入臨避嫌不敢時程顥在洛勸光行乃從之衛士見光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光懼亟還太后遣內侍梁惟簡勞光問為政所當先光請開言路詔榜朝堂而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傲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后復命示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

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改詔行之于是工封事者千數

召程顥為宗正寺丞未至卒

顥嘗曰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之當時自愧不能以誠感上心遂致今日之禍豈可獨罪王安石也至是召為宗正丞未行而卒顥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道遂猒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

當熙寧新法盛行而珪依附推移一意從諛以尸祿保位亦甚

經而後得之質性過人充養有道純粹之氣盎于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歲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為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深有意經濟方召用遽卒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

王珪卒

珪以文學見推流輩然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率道諛將順當時目為三旨相公以其上殿

此人其奸忠視章惇呂惠卿相去幾幾非特臨時從無可否而已三省之目猶未見以書之

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也

以司馬光為門下侍郎

詔起光知陳州過闕留為門下侍郎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王安石呂惠卿所建為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于是衆議少止

嘗讀宋史至徐積傳而歎史筆非難史識尤難夫以父名石而子不踐石為孝則令子地之子當舟居而不履地乎且大孝莫如舜不聞其見瞽目名輒拜而積乃以不用石器與避不踐石猶宜非累積之大者乎覲其請

六月賜楚州孝子徐積字仲車楚州山陽人粟帛

積事親孝旦夕必冠帶定省從胡瑗學所居一室寒一裘啜粟飲水雖瑗遺以食亦不受以父名石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中年屏居窮里而四方事無不知嘗借人書經夕還之借者紿言書中有金葉積賣衣償之不與辯後以近臣薦授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生欲為君子而使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也不勞已之力不

方經躬涕泣不止雪夜伏墓側悲慟嘔血乃本于天性之自然彼遇石而怵然傷心雖亦出于至性而作史者于不合經常之行則當從删向會為文以正其失若特舉亦之使天下知史筆非雖史識為難耳

費已之財諸君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諸君何不為君子聞者敬服及卒賜謚節孝

秋七月以呂公著為尚書左丞

公著知揚州被召侍讀太后遣使問所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寬省民力為先而建議者以變法侵民為務與已異者一切斥去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誠得中正之士講求天下之利病協力而為

之宜不難矣既至拜左丞

罷保甲法

先是司馬光言于太后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閒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為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授以弓弩教之戰陳是農民半為兵也三四年來又令三路置都教場無問四

時每五日一教一丁在閲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棚除草為名聚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事幾盡廢也至是復力言其公私勞擾有害無益遂詔罷之

冬十一月復以鮮于侁為京東轉運使

先是熈寧末侁嘗為京東轉運使尋知揚州已而吴居厚字敦老洪州人為副使時方興鹽鐵居厚精心計籠絡鈎稽收羨息錢數百萬即萊蕪利國二冶萊蕪漢縣今屬泰安

府縣東南舊有冶宋置監于此利國冶在徐州府銅山縣東北宋置監今為驛鑄錢以能擢都轉運使議行河北鹽法搜剔無遺居厚起州縣凡流徒以言利得進在京東苛刻劇盜王冲因民怨聚衆數千欲乘居厚行部至徐募取救諸鐵冶中居厚聞之遁去及是為言者所論坐貶貶知廬州尋擿黃州安置乃復用侁司馬光語人曰以子駿之賢不宜復使居外然朝廷欲救東土之獘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侁既至奏罷萊蕪利國兩冶又奏海鹽依河通商民大悅

葬永裕陵在鞏縣西南昭陵西

史臣曰神宗孝友謙抑勵精圖治將大有為未幾王安石入相以偏見曲學起而乘之天下洶洶騷動帝終不覺悟致祖宗之良法美意變壞幾盡由是邪佞日進人心日離禍亂日起惜哉

罷方田法

十二月罷市易法貶呂嘉問知淮陽軍

言者交論市易法患被于天下本錢無慮千二百萬緡率二分其息十有五年之間子本當數倍今乃僅足本錢盡貫物入官未轉售而先計息取償至于物

貨苦惡上下相蒙虧折日多空有虛名而已監察御史韓川請趣罷其法于是詔罷市易而削前提舉市易光祿卿呂嘉問三秩貶知淮陽軍其黨皆降黜

罷保馬法

起居舍人邢恕有罪貶知隨州

恕博貫經籍能文章從程顥學司馬光呂公著王安石吳充皆重之然天資詭詐冒進與蔡確謀立岐王顥事既不成會王珪卒恕與確及章惇宣言太皇太后

及吴充有異議頼確擁護而止自以為功至是復為高公繪草奏乞尊崇朱太妃為高氏異日計太后怒黜知隨州

哲宗皇帝

丙寅元祐元年春閏二月蔡確有罪免

右司諫王覿字明叟泰州如皋人上疏言國家安危治亂繫于大臣今執政八人而姦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極論蔡確章惇韓縝張璪朋邪害正章數

十二月右諫議大夫孫覺侍御史劉摯左司諫蘇轍

御史王巖叟字彥霖大名清豐人朱光庭上官均等連章論確

罪且言確在豐熙時寃獄苛政首尾預其間及至今

日稍語于人曰當時確豈敢言此其意欲固竊名位

反歸曲于先帝也司馬光呂公著進用疏除煩苛確

言皆已所建白于是公論亦不容太后不忍斥之但

罷政出知陳州

以司馬光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公著爲門下

侍郎李清臣吕大防爲尚書左右丞

時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戎之議未决光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吕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托耳今以屬公既而詔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遼人聞之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

以李常為戸部尚書

司馬光言戸部尚書舊三司使之任其所管財穀事有散在戸曹及寺監者並歸戸部詔從之尋以常為尚書或疑其少幹局慮不勝任光曰用常主邦計則人知朝廷不急于征利聚斂少息矣

章惇有罪免以范純仁同知樞密院事

言者論惇讒賊狠戾罔上蔽明不忠之罪與蔡確等惇不自安及確罷論者益力會與司馬光爭辯役法

于太后簾前其語甚悖太后怒斥知汝州以安燾字厚卿開封人代惇知樞密院事范純仁同知院事命既下給事中王巖叟侍御史劉摯等交章論燾附惇不當躐遷至封還誥命燾亦力辭乃詔仍同知院事

罷青苗法

復常平舊法累年積蓄錢穀財物盡委提點刑獄交管罷諸州常平新法提舉管勾官

三月罷免役法

司馬光請悉罷免役錢諸色役人皆如舊制其見在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于是詔修定役書侍御史劉摯乞並用祖宗差法監察御史王巖叟請立諸役相助法中書舍人蘇軾請行熙寧給田募役法因列其五利王巖叟言五利難信而有十弊軾議遂格光復言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乞直降勅罷之光曰上戶舊充役因有陪備而得番休今出錢比舊費特多年年無休息下戶舊不充役今例使出錢舊所差皆土著良民今皆浮浪之人恣為姦欺又農民出錢難于出力凶年則賣莊田牛具以錢納官又提舉司惟務多斂役錢

廣積寬剩則為功凡五害也今莫若直降勅命委縣
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願身自供役許擇可任者雇
代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今仍行差法陪備既少當
不至破家若猶矜其力難獨任即乞如舊于官戶寺
觀單丁女戶有屋產莊田者隨貧富以差出助役錢
尚慮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齊同乞許監司守令審其
可否可則亟行如未完盡縣五日具指畫上之州州
一月上轉運使以聞朝廷委執政審定隨一路一州
各為之勅
務要曲盡
章惇取光所奏疎畧未盡者駁奏之呂公
著言惇專欲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
于是資政殿大學士韓維及范純仁呂大防孫永等
詳定以聞蘇軾言于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

之害聚斂于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不得力農而吏胥緣以為姦此二害輕重略等矣光曰于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卒自是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為然軾又陳于政事堂光色

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陜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
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
相不許軾盡言邪光謝之自是役人悉用見數為額
惟衙前用坊場河渡錢雇募餘悉定差仍罷官户寺
觀單丁女户尋以衙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為招
募純仁謂光曰差役當熟講緩行不然滋為民病願
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已出謀自已出則諂諛得
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

小人必有濟惡之才當其初起下僚竭智慮以赴公自非庸碌者所及未嘗不可藉以集事及得志在位逞其伎倆肆意以行奸欺竊威福流毒無所底止非一人而前後易轍也蓋其始尚受制于人繼乃獨行其意同是

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為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光深謝之初差役之復為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雇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

范子淵有罪貶知峽州

子淵在熙豐間提舉修堤開河縻費巨萬而功用卒不成護隄壓埽之人溺死無算至是御史呂陶劾其罪黜知峽州中書舍人蘇軾草制詞有曰汝以有限之財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

才力而所用不同故正人每為其所愚而不覺光此時之于京猶前此之于安石也孔子所以有小知大受之戒觀人者其亦慎所取哉

之必死之地時以為至言

置訴理所

許熙寧以來得罪者自言

夏四月罷熙河經制財用司

召程頤為崇政殿說書

初頤年十八上書仁宗欲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皆不起至是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

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眞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召爲秘書郎及入對改崇政殿說書頤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陛下春秋方富雖睿聖得于天賦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頤聞帝在中宮盥而避蟻問有是乎帝曰然誠恐傷之耳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帝當憑檻偶折柳枝頤正色曰方春時和萬物發生不當輕有所折以傷天地之和帝頷之

以六藝文義言
者王荊也安石

韓縝免

御史中丞劉摯殿中侍御史呂陶諫官孫覺蘇轍王覿朱光庭等連章論縝才鄙望輕在先朝奉使割地七百里以遺契丹邊人怨之切骨不可居相位遂出知潁昌（今許州宋曰潁昌府）縝外事莊重所至以嚴稱雖出入將相而寂無功烈厚自奉養世以比晉何曾

王安石卒

安石未柄用時名震京師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

寶慾之禍流毒百姓二十餘年光武起而救之遂以寧謐安石則禍肇熙寧亂成欽徽猶未艾北狩南渡皆一人兆其機即謂其罪浮于莽可也

垢不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蘇洵字明允軾之父獨曰是不近人情者作辯姦論以刺之謂王衍盧杞合為一人性彊忮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方議變法在廷交執不可安石傅經義出己意辯論輒數百言衆不能詘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以是怨議紛起既再罷終神宗世不復召凡八年而卒安石每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為意及聞罷助役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又嘗曰新法以為始終可行者曾子宣也始終以為不可行者司馬君實也

朱子曰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
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見其有為庶幾復
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為先
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廹强戾使天下之人囂然
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羣姦嗣虐流毒
四海至于崇宣之際而禍亂極矣

以呂公著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元豐官制成三省並建而中書獨為取旨之地尚書
門下受成而已又執政官率數日一至政事堂事多
決于其長同列莫得預至是公著以為言詔自今事
干三省者執政並同取旨而各行之并命執政官長

貳日集議事遂為定制 考公著此請續綱目係于公著為門下侍郎條又不載政事堂日集議事今採宋史公著本傳改輯

詔起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

彥博致仕居洛司馬光言其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太后將用為三省長官言者以為不可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班宰相上恩禮甚渥彥博年八十一矣

黜內侍李憲等于外

憲在元豐末年已為漏網至此追正其喪師之罪猶得提舉宮觀宋之刑政姑息若此紀綱尚安在哉

中丞劉摯言陛下臨御以來分別邪正而元惡大憝猶有漏網宦者李憲貪功生事漁斂生民膏血興靈之役首違師期乃頓兵城蘭州遺患今日王中正將兵二十萬出河東逗遛違詔精兵勁騎死亡殆盡宋用臣（開封人神宗築京城建尚書省起太學立宗廟尊洛通汴用臣悉領其事）董大功役侵陵官司誅求小民奪其衣食之路石得一（開封人）領皇城司縱遣伺者飛書朝上則暮入狴犴朝士都民相顧以目者殆十年是四人者權勢烽焰張灼中外

幸而先帝神武足以鎮壓不然其為禍豈減漢唐宦者哉侍御史林旦亦以為言詔並降官憲中正得一提舉宫觀用臣監太平州税務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

司馬光請立經明行修科歲委升朝文臣各舉所知以勉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若所舉人違犯名教必坐舉主毋赦則自不敢妄舉而士之居鄉居家者惟懼玷闕外聞不待學官日訓月察

立賞告訐而士行自美矣于是詔自今凡遇科舉令升朝官各舉經明行修之士一人俟登第日用以升甲

五月以韓維為門下侍郎

神宗崩維自提舉嵩山崇福宫入臨太后手詔勞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為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為心則民樂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

所使者錮之而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未幾起知陳州召為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讀至是拜門下侍郎

命程頤等修定學制

太學自蔡確起大獄連引朝士有司緣此造為法禁煩苛凝密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御史丞劉摯以為言至是命程頤等修定條制頤大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

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吏不考定高下置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煩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

六月放鄧綰李定于滁州

呂惠卿有罪建州安置

惠卿見正人彙進知不容于時懇求散地右司諫蘇轍王覿歷數其姦請投畀四裔以禦魑魅中丞劉摯

復列其五罪于是貶光祿卿分司南京再貶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中書舍人蘇軾草其制曰惠卿以斗筲之才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貪功好兵嘉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事同商賈手實之禍下逮雞豚苟可蠹國害民率皆攘臂稱首先帝求賢如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猶寬兩觀之誅薄示三危之竄天下傳誦稱快焉時惠卿章惇呂嘉問鄧綰李定蒲宗孟范子淵等皆以斥外言者論之不已范純仁言于太后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后然之乃詔前朝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言者

勿復彈劾恵卿黨稍安或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貽後患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材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邪

秋七月罷榷蜀茶

初熙寧中以蒲宗閔領榷蜀茶（事見前）又以李稷為都大提舉（稷與宗閔務浚利刻急一年之間通課利及舊界息七十六萬七千餘緡）及稷死以陸師閔（詵之子）代之（師閔榷利尤刻稅息倍于稷）至是劉摯蘇轍論師閔增堨榷茶其害過于市易乃貶師閔官而罷

成都茶場

立十科舉士法

司馬光奏為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臯陶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

舉有官人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舉文武有官人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舉知州以上資序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舉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同經術舉人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同經術舉人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舉有官人九曰善治財富公私俱便舉有官人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舉有官人凡此十科應侍從以上每歲各舉三人中書置籍記之有事須材執政按籍視其所舉科隨事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隨

科授職所賜告命仍具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繆舉之罪詔從之

夏主秉常卒子乾順立時年三歲

帝初即位秉常遣阿拉雅舊作訛囉聿今改求蘭州米脂等五砦未許會秉常卒遣使來告哀詔自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砦待歸我永樂陷執民當畫以給還遂遣穆衍弔祭尋遣使封乾順為夏國主

九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河内公司馬光卒謚文正

時兩宮虛己以聽光為政光亦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為戒光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諄諄語如夢中皆朝廷天下事也及薨太后哭之慟與帝臨其喪贈太師溫國公京師之民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比喪還如陝葬送者如哭私親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焉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生平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

下嚴信陜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于物澹然無所好于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及居政府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為民害者剗革略盡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遂改之不疑

史臣曰熙寧新法病民者二十年一旦光起而為政毅然以天下自任開言路進賢才凡新法之害民者次第取而更張之海內之民歡忻鼓舞甚于更生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光以老且病不克終治惜哉

以蘇軾為翰林學士

軾自登州召還十月之間三遷清要尋兼侍讀每經筵進讀未嘗不反覆開導覬有所啓悟嘗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后問曰卿前年為何官對曰黄州團練副使曰今為何官對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對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后與帝亦泣

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

軾在翰林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衛尉丞畢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君官非諫官職非御史而好非是人危身觸諱以遊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也軾不能從　畢仲游字公叔士安曾孫

張璪免

諫官王覿御史呂陶上官均等連疏言璪姦邪便佞劉摯亦言璪初奉安石旋附惠卿隨王珪黨章惇詔蔡確數人之性不同而能探情變節左右順從各得其歡心今過惡既彰不可不速去之疏入皆不服至

是罷知鄭州

冬十月改封孔子後為奉聖公

鴻臚卿孔宗翰字周翰道輔子言孔子後世襲公爵本為侍祠今乃兼領他官不在故郡于名為不正乞自今襲封之人使終身在鄉里詔改衍聖公為奉聖公不預他職添給田百頃供祭祀外許均贍族人賜國子監書立學官以誨其子弟

十一月以吕大防為中書侍郎劉摯為尚書右丞

摯為中丞數月彈劾多所貶黜百僚敬憚時人以比呂誨也拯嘗與同列奏事論及人才摯曰人才難得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時改變此小人也太后及帝曰御常能如此用人則國家何憂

丁卯二年春正月禁科舉用王氏經義字說

時科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

凡士子自一語以上非安石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唯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輒上第故科舉益獘呂公著當國始請禁主司不得以老莊書命題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為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尋又禁毋得引用王氏字說

夏四月詔文彦博十日一議事都堂

彦博累表乞致仕故也

以處士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己彭城人為徐州教授

師道高介有節安貧樂道博學善文家貧或經日不炊晏如也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至是以蘇軾薦授是職

復制科

李清臣免

時鑾正熙寧之政清臣固爭以為不可遂罷知河陽府

秋七月庚戌朔日食

罷門下侍郎韓維

維處東省踰年有忌之者密為譏䜛詔分司南京尚書左丞王存抗聲簾前曰韓維得罪莫知其端臣竊為朝廷惜之乃還維資政殿大學士知鄧州

八月罷崇政殿說書程頤

頤嘗言天下重任惟宰相經筵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其在經筵以禮法自持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

于是頤門人右司諫賈易字明叔無為軍人左正言朱光庭等積不能平劾軾試館職策問謗訕軾因乞補郡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循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右司諫王覿言軾命辭失輕重其事小不足考若悉考同異深究嫌疑則兩岐遂分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太后然之范純仁亦言軾無罪遂置不問會帝患瘡疹不出頤詣宰臣問知否且曰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人主有疾而大臣可不知乎

從來黨援門戶之習率由君子小人互相攻訐如薰蕕氷炭殊自開差池未聞正人同處亦彼此分標樹幟者若洛蜀諸黨實

翼日宰臣以頤言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御史中丞胡宗愈右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字子敦會稽人）逐連章力詆頤不宜在經筵乃罷頤出管勾西京國子監時呂公著獨當國羣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頤為首而朱光庭賈易為輔蜀黨以蘇軾為首而呂陶等為輔朔黨以劉摯梁燾（字況之鄆州須城人）王巖叟劉安世（字器之航之子）為首而輔之者尤衆是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

可畏焉其始不過小有爭執積不能平漸至岐異挾之聖人和同羣黨之說均未有當也余嘗作宛轉曲論同室操戈之非有云顧厨清流禍自取程蘇何事相爾汝不能不為諸君子致詰耳

骨髓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各為黨比以譽議惟呂大防秦人戇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既而帝聞之以問胡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為姦則小人指君子為黨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熄矣因著君子無黨論以進

吐蕃阿里庫誘果莊使摝洮以叛岷州將种誼字壽翁世衡子執之檻送京師

棟戩既死養子阿里庫嗣為邈川首領適果莊使師

其衆據洮河岷州行營將种誼等師師執果莊檻送
京師尋赦之遣居秦州招其子嘉勒斡磋舊作結吪齪今改
及部屬以自贖阿里庫懼乃上表謝罪
罷右司諫賈易
時程頤蘇軾交惡其黨互相攻訐易因劾呂陶黨軾
兄弟語侵文彥博范純仁太后怒欲峻責易呂公著
言易言頗直惟詆大臣太甚不可處諫列耳乃止罷
知懷州公著退語同列諫官所言未諭得失顧主上方富于春秋異時有導諛惑上心者正賴左

右力諫不可伏人主輕厭言者呂大防劉摯王存私顧而嘆曰呂公可謂仁者之勇

戊辰三年春正月復置廣惠倉

夏四月以呂公著為司空同平章軍國事

公著以老懇辭位乃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詔建第于東府之南啓北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理間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蓋異禮也國初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軍國事者四人而公著與其父夷簡居其二世羨其榮時熙豐用事之臣雖去其

黨猶分布中外鴻臚丞常安民貽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于可憂而憂之于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為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内之英才使皆萃于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卧也故去小人不為難而勝小人為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相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為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于竄移淪没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今怨忿已積一發其言必大可不為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　常安民字希古邛州人

以呂大防范純仁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

王覿前論蘇軾事謂不當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持論甚正茲

孫固劉摯為門下中書侍郎王存胡宗愈為尚書左右丞
趙瞻簽書樞密院事
大防朴厚惷直純仁務以博大開上意忠厚革士風
二人同心戮力以相王室太后復盡心委之故元祐
之治比隆嘉祐時黨論方起純仁慮之會右諫議大
夫王覿以胡宗愈進君子無黨論惡之因疏宗愈不
可執政太后大怒純仁與文彥博呂公著辨于簾前
太后意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

乃忠宗愈作君子無黨論因而効之是自相矛盾矣純仁既曰朝臣本無黨又云善惡邪正各以類分且録歐陽修朋黨論以進則又為積習所錮恬不為怪正人且然他尚何論乎

類分彦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同愛歷柄任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為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共相慶曰一網打盡矣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事朋黨之禍幷録歐陽修朋黨論上之然竟出覯知潤州而宗愈居如故

冬閏十二月蜀公范鎮卒 謚忠文

初起鎮提舉中太乙宮兼侍讀且欲以為門下侍郎

鎮雅不欲起從孫祖禹亦勸止之遂固辭不拜以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卒鎮清白坦夷恭儉慎默篤于行義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莊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熙寧元豐之際天下賢士大夫望以為相者鎮與司馬光二人至稱之曰景仁君實不敢有所軒輊

己巳四年春二月司空東平公呂公著卒諡正獻

公著薨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呂司空復逝帝亦悲感即詣其家臨奠贈太師封申國公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平居無疾言遽色于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簡

重清淨葢天稟然其識慮深敏量宏而學粹每議政事博採衆善以為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可回奪神宗嘗言其于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遊遠聲迹不以知人自處王安石博辯騁辭人莫敢與抗公若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詣長者即廢其服如此

三月胡宗愈免

中丞孫覺右正言劉安世等論之也

夏四月分經義詩賦為兩科試士罷明法科

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儒傳注及已說又言舊明法最為下科今中者即除司法敘

名反在及第進士上非是乃詔立經義詩賦兩科罷試律義凡詩賦進士習一經試本經論孟義及詩賦論策凡四場經義進士習二經試本經論孟義及論策四場兩科通定高下而取解額中分之各占其半專經者以經義定取舍兼詩賦者以詩賦為去留其名次高下則于策論參之初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于詞章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先儒令天下師生講解至于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為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

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為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至是遂罷之未幾詔御試舉人仍試詩賦論三題

五月以范祖禹為諫議大夫兼侍講

祖禹初從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王安石尤愛重之祖禹終不往謁帝即位擢右正言以婦翁呂公著當國引嫌辭職再改著作郎兼侍講會更著權罷經筵祖禹上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于

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爲邪諂以竊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于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爲陛下惜也　公著甍始除右諫議大夫尋加禮部侍郎聞禁中覓乳媪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太皇太后保護聖宮言甚切至太后謂曰乳媪之説外間虛傳也祖禹對曰外議雖虛亦足爲先事之戒凡事言于未然則誠爲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

無及之悔太后深嘉之

安置蔡確于新州（唐置今肇慶府新興縣是）確失勢日久遂懷怨望在安州嘗遊車蓋亭（在今德安府安陸縣治西北）賦詩十章知漢陽軍（今湖北漢陽府宋時為軍）吳處厚（邵武人）與確有隙因解釋其語（用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武后事指作東朝）上之以為譏訕于是臺諫言確怨謗乞正其罪詔確具析確自辨甚悉右正言劉安世等又言確罪狀著明何待具析此乃大臣委曲為之地耳乃貶確光禄

大臣誅罰不當自為身計如蔡確之奸惡即寘之于法亦不為枉純仁顧力為營救僅議投竄猶以荊棘久塞慮或自開先路何見之淺也

御分司南京臺諫論之不置而諫議大夫范祖禹亦言確之罪惡天下不容尚以列卿分務留都未厭衆論執政議寘確于法范純仁王存獨為不可力爭之文彥博欲貶確嶺嶠純仁聞之謂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荊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越六日再貶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純仁又言于太后曰聖朝宜務寛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閒曖昧不明之過竄誅大臣今舉動宜為將來法此

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不聽確至新州未幾死初確之貶析木上也

梁燾自潞州召為諫議大夫過河陽邢恕極論確有策立勳燾至奏之太后諭三省曰帝是先帝長子子繼父業其分當然確有何策立勲邪若使確他日復來欺罔上下豈不為朝廷害恐帝年少制御不得故今因其自敗如此行遣蓋為社稷也

六月范純仁王存罷

吕大防言蔡確黨盛不可不治純仁面諫朋黨難辨恐誤及善人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因論純仁黨

米脂等砦雖昔為西夏所據其初本中國地也熙已收復疆土豈宜輕與割棄得地而夏益驕宋人實為失算蓋固可拉雅來

確純仁亦力求罷政罷政乃出知潁州府存確所舉也故亦出知蔡州

庚午五年春二月夏人來歸永樂之俘詔以米脂等四砦畀之

夏人來歸永樂所獲吏士百四十九人遂詔以米脂葭蘆浮圖安疆四砦還之夏得地益驕

文彥博致仕

彥博復居政府無歲不求去會殿中侍御史賈易言

請地時許以永樂陷氏相易至此遂難食言則又始計之未愼耳

彥博至和建儲之議不可信太后命付史館彥博益求罷乃以太師充護國軍山南西道節度等使致仕命有司備禮册命宴餞于玉津園先是遼使耶律永昌來聘蘇軾館之與永昌入覲見彥博于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永昌拱手曰天下異人也

三月趙瞻卒以韓忠彥字師樸琦之子同知樞密院事蘇頌爲尚書左丞

彥博嘗與傅堯俞許將論事不合俱求罷政殿中侍

御史上官均言大臣之任同國休戚廟堂之上當務協諧使中外之人泯然不知有同異之迹若悻悻然不顧事體何以觀視百僚堯俞等雖有辨論之失然事皆緣公無顯惡大過望令就職太后從之

夏四月知樞密院事孫固卒

先是知樞密院事安燾以父喪去職固代知院事至是卒固宅心誠粹不喜矯亢與人居久而益信故吏歷更險而不為人所疾害傅堯俞言司馬公之清節孫公之淳德蓋所謂不言而信者也世以為確論

秋八月召鄧潤甫為翰林學士承旨罷御史中丞梁燾諫議大夫劉安世朱光庭

初潤甫以母喪終制除吏部尚書梁燾權給事中駁之改知亳州至是復以承旨召燾為中丞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右諫議大夫朱光庭交章論潤甫出入王呂黨中始終反覆今之進用實繫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又言潤甫嘗為蔡確制稱確有定策之功以欺惑天下之聽罷黜累疏不報燾等因力請外乃出燾

知鄭州光庭知亳州安世提舉崇福宮時劉摯上疏請暫出潤甫留燾等蘇轍亦三疏論之皆不報

以蘇轍為御史中丞考宋史蘇轍傳元祐五年遷御史中丞上疏極論調停之說益梁燾既罷轍代為中丞因上此疏續綱目附載其疏于召用鄧潤甫條目而不史書轍為中丞宋元通鑑又載其疏于召用鄧潤甫之前皆非是今據轍傳增輯

自司馬光卒後熙豐舊黨爭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太后疑不決轍面論其非又以說有未盡復上疏言之畧曰

用人為致治大綱豈宜稍參私意朝臣黨援之習在上者方當力為整飭以挽頽風若欲平臣下忿曲事調停尚復成何政體大防所見迂謬不若轍之持論正當也

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踈君子任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于内以自貽患也先帝聰明聖智疾頽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比隆三代而臣下不能將順造作諸法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二聖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前者用事之臣不加斥逐宥之于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于衆説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謂之調停此輩若返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

疏入太后命宰執讀于簾前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説遂已

辛未 六年春二月以劉摯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蘇

轍爲尚書右丞王巖叟簽書樞密院事
轍除命既下右司諫楊康國奏曰轍之兄弟謂無文
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爲儀秦者也其文
率務馳騁好作爲縱横捭闔無安静理陛下若悦蘇
轍文學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安石也轍以文學自
負而剛狠好勝則與安石無異巖叟居言職五年正
諫無隱及拜簽樞密謝因進曰太后聽政以來納諫
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静願信之勿

疑守之勿失復進言于帝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
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安之象
非謂一夫能然葢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蔽蒙不覺養
成禍胎爾又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
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
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在内小人在外則泰君
子在外小人在内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
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兩宫深然之

夏五月己未朔日食

六月浙西水

杭州死者五十萬蘇州死者三萬詔賜米百萬石錢

二十萬緡賑之

翰林學士承旨蘇軾罷

初軾以論事為衆所忌趙挺之字正夫密州諸城人王覿攻之

遂出知杭州未幾召還侍御史賈易復劾軾元豐末

在揚州聞先帝厭代作詩及草呂惠卿制皆誹怨先

帝無人臣禮御史中丞趙君錫字無愧安仁孫亦繼言之太后怒罷易知宣州君錫知鄭州呂大防請併軾兩罷乃出軾知潁州尋改知揚州

秋七月復制置解鹽使

詔解鹽復許通商

冬十一月罷劉摯知鄆州

摯性峭直有氣節不為利誘威怵與呂大防同位國家大事多決于大防惟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然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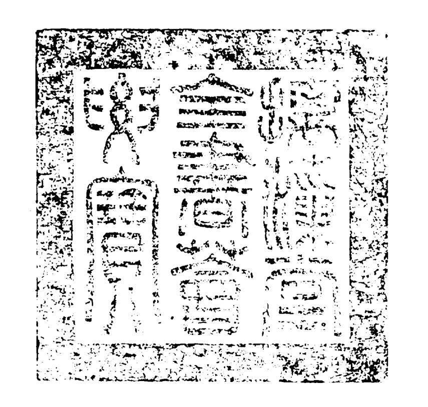
心少怨勇于去惡竟為朋讒奇中遂與大防有隙先是蔡確之貶邢恕亦謫監永州酒稅以書抵摯故與恕善答其書有永州佳處第往以俟休復之語排岸官茹東濟得其書陰録以示中丞鄭雍字公肅襄邑人殿中侍御史楊畏字子安遂寧人徙洛陽二人方附吕大防因箋釋其語謂休復者語出周易以俟休復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復子明辟也上之又章惇諸子故與摯子游摯亦間與之接雍畏謂延見接納為牢籠之計以覬後福且論王巖叟梁燾劉安世朱

光庭等三十人皆其死友太后于是面諭摯曰言者謂御交通匪人為異日地御當一心王室若章惇者雖以宰相處之未必樂也摯惶恐退上章自辨而梁燾王巖叟果上疏論救之太后曰垂簾之初摯斥排黨邪實為忠直但此三事非所當為也遂罷知鄆州給事中朱光庭駁之曰摯忠義自奮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言者以光庭為黨亦罷知亳州

中書侍郎傅堯俞卒諡獻肅

堯俞卒太后謂輔臣曰傳侍郎清直一節始終不變金玉君子也方倚以爲相遽至是乎堯俞素與王安石善熙寧初自知廬州入京時方行新法安石謂之曰舉朝紛紛俟君來久矣將以待制諫院處君堯俞曰新法世以爲不便誠如是當極論之安石怒遂不用司馬光嘗謂邵雍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吾于欽之畏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温是爲難耳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七十八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學録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周光裕